

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故事选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二一二部队报道组
武汉大学中文系儒法斗争研究组

汉武帝惩治愚儒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中期一个很有作为的法家政治家。他主张进行正义战争，坚决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

汉初，我国北方的匈奴奴隶主的野心很大，经常进犯中原。西汉王朝开始由于力量不足，曾经实行和亲政策。但匈奴奴隶主“百约百叛”，不断骚扰和破坏内地生产建设。到了汉武帝时，采用武力坚决抵抗，取得很大胜利，打得匈奴奴隶主不得不来假意和亲。

一天，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群臣议论纷纷，主张不要放弃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正义战争，汉武帝点头微笑表示同意。这时，有一个博士名叫狄山的人走出来，贩卖孔老二的“仁义”经：“对待匈奴的最好的办法是和亲”。武帝问：“为什么？”狄山说：“甲兵是凶器呵，不能兴师动干戈。”同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列举了一大堆和亲的“好处”，扬言“如果进行抵抗匈奴的战争，国家又要倒霉了。”汉武帝听后，很恼火，转过头来问丞相史张汤。张汤是个法家，是主张抗战的，他指着狄山的鼻子说：“你这个愚蠢的腐儒，简直无知到了极点！”狄山狡辩说：“你张汤主张抗击匈奴，那是欺诈皇帝。你治理淮南、江都时，用法治打击豪强大地主，使藩臣不能自安，我早知道你那个忠心全是假的！”汉武帝听了狄山的胡言乱语，气得变了脸色，再也忍不住了，厉声对狄山说：“既然你说和亲好，我让你驻守一个郡，你能使匈奴贵族不进来掠夺吗？”狄山垂头丧气地说：“不能”。“给你驻守一个县，能不能？”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说：“给你驻守边塞上的险要之处呢？”狄山自知如果说再“不能”，武帝就会治他的罪，便硬着头皮答应：“能”。于是，汉武帝就命令贪生怕死、反对抗战的愚儒狄山，住到靠近匈奴的一个要塞上去守卫。可是，狄山在那里还没有住上一个月，就被窜来侵扰的匈奴奴隶主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带走了。从这件事以后，那些儒生都再也不敢在武帝面前提和亲之事了。

汉武帝不听儒家的狂言，坚持进行抵抗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正义战争，使内地取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

曹操屯田广积粮

三国时期，军阀混战，豪强兼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普遍的粮食饥荒使封建割据

者的军队也抢不到粮食吃。割据河北的袁绍的军队用桑椹充饥；割据淮南的袁术的军队用蒲棒和一种寄生蜂作给养。人民生活就更加困苦不堪，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甚至“民人相食”的悲惨景象。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局面，尊法反儒的政治家曹操深深感到，要削除豪强割据，实现全国统一，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屯田令》）。他决心象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教耕战”，搞屯田，为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曹操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就是广泛召集流亡的农民，按照一定编制，在公家的土地上垦荒种地。“军屯”是组织士兵在战争间隙进行生产。曹操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开始，参加屯田的农民不多，曹操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屯田农民不服徭役。从而使许多流亡的农民纷纷回到家乡，大量荒芜的土地上人声喧闹，农业生产一片繁忙。

有一天，曹操率领众官来到地里看耕作，发现部分农民用人拉犁，影响耕田进度，就问众官：“为何不用牛耕？”部下回答说：“这都是豪强兼并，军阀割据造成的结果。”曹操听后，说：“绝兼并之道，强兵足食是也。”便令部下买了许多官用耕牛，牵来供没有牛的农民使用。规定使用官牛的农民，收获六成交官，四成归己；自备耕牛的，与官方对半分。

曹操的军队也在驻地屯田。当时，屯田规模最大的是在淮水两岸，仅屯田士兵就有五万人。曹操实行屯田，第一年就获得“民屯”田租粮食一千万斛；在淮水两岸“军屯”的粮食除军队食用外，还积储了五千万斛。屯田办法的推行，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也解决了军粮问题，这是曹操坚持统一战争的一项重要措施。

管仲相齐“攘戎狄”

管仲是春秋中期法家的先驱者。齐桓公当政时，起用管仲作宰相。

管仲在担任齐相的四十年中，“以法治国”，反对奴隶制的“礼治”，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他提倡“农战”，实行“务五谷，实仓库”的经济政策，同时发展官营制盐业和冶铁业。在奴隶斗争的推动下，管仲初步采取了按土地多少、肥瘠分等征税（“相地而衰征”）的制度，部分地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并着手建立县、乡、邑等各级行政机构。

管仲还把对外反对异族奴隶主侵扰与对内改革军制结合起来。当时我国北方的戎狄等落后部族的统治者，不断武力侵扰华夏诸国，管仲坚决采取抵抗政策。他“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实行“五家之兵”制度。规定五家编为一轨，十轨编为一里，四里编为一连，十连编为一乡。五家出五人为兵，叫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出五十人为一小戎，里长率领；四里出二百人，由连长率领；十连出二千人为旅，由乡长率领。管仲把齐国分十五乡，共出三万人，分为三军。这些按居住地区编制的军士，他们从小彼此熟悉，平时一起劳动，关系密切，“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彼此交情好，愿意尽死力相支援）；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齐桓公依靠这支兵力，团结诸夏，有力地抵御了戎、狄奴隶主的侵扰。管仲对齐国的军制改革，打破了西周以来的贵族兵制，扩大了兵源，加强了齐国的军事保卫力量。

孙膑巧计除庞涓

孙膑，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法家军事家。幼年曾和魏国将军庞涓共读兵书。庞涓是个儒家，他嫉妒孙膑才能超过自己，用计割去孙膑的两个膝盖骨，致使孙膑残废。后来孙膑被齐国的将领田忌设计救出来以后，成为齐威王的军师，曾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战术，为历代兵家所重视。这里，只说他巧用兵，马陵道上除庞涓的故事。

那是在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国将军庞涓和魏太子申集结了十万兵力，同赵国一起去攻打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将军田忌用孙膑的战略，率领部队，直奔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将庞涓得讯，发觉国内兵力空虚，马上从韩国撤兵回救。但是齐国的部队已走在魏军的前头，魏军尾随在后紧紧追击。

齐军快要进入魏国的国境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将庞涓向来自恃军队悍勇而轻视齐国，外边也常常视齐军为没有战斗力的胆小鬼。我们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庞涓就范。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将他们消灭。”于是，田忌命令齐军，执行孙膑的计策。

魏将庞涓是个心胸狭窄、狂妄自大的家伙，他恨不得一下活捉孙膑，使齐兵全军覆灭。当他追赶齐军进到魏国境内时，第一天看到齐军在行军路上密密麻麻留下了十万人煮饭用过的灶坑；第二天锐减，只有五万人用过的灶坑；第三天，便只剩下三万人用的灶坑了。庞涓欢喜得发狂，对将士们说：“我早就知道齐国军队怕死，你们看，进入我国才三天士兵就逃了一大半。”于是，他丢下步兵和辎重，带着轻装的骑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昼夜兼程，拼命猛追。

孙膑计算好了魏兵的行军速度，在一个夜晩会赶到马陵地方。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两旁地形复杂，易进难退，有利于打伏击战。孙膑就在路边一棵大树上割掉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军中万名射箭能手夹道埋伏，规定号令：“夜晚见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

庞涓追击齐兵自以为得意，果然在预定的那天夜晚，带着魏军赶到了马陵道。忽见一棵大树被剥掉树皮，白晃晃地好象写了些什么，庞涓立刻令人点起火把照看。顿时，齐国军士见火花一起，万弩齐发，箭似骤雨，只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庞涓中计，眼看途穷兵败，怕当俘虏，就拔剑自杀了，结束了可耻的一生。齐军又一鼓作气，大破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胜利地返回了齐国，解救了弱小的韩国。

马陵之战，是孙膑“围魏救赵”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运用与发挥，这种避实击虚，争取主动，调动敌军，在运动中选择有利时机消灭敌军的战法，显示了法家军事家在战略战术上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商鞅耕战开秦业

商鞅变法前，秦在战国七雄中是处于劣势的，有被其他诸侯国消灭的危险。商鞅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他先后两次在秦国变法的政治实践中，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重农抑商，招民垦荒，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耕战，对努力从事耕织而获得好收成的，免除其本身的赋役，立了战功的，给封官爵；坚持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反革命暴力，强调“以战去战”，“以刑去刑”。他在《兵守》篇中提出，把群众编成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男女者为一军。这样，打起仗来，壮男上前线与敌作战，壮女筑垒保卫城庄，老弱的男女留在家里进行人自为战。由于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迅速由一个“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商鞅带兵东伐魏国，一举夺回了秦弱小时被魏国占去的河西之地，俘虏了魏将公子卬（音昂），迫使魏国迁都到大梁，为以后秦始皇东进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吴起“明法”胜强敌

战国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吴起，是“明法审令”的首倡者。他主张奖励为摧毁腐朽奴隶制而英勇作战的人，处罚作战不力的人，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革命锐气。

早在青年时期，吴起在鲁国就向儒家的“仁”、“孝”挑战，母亲死了，他悲痛地朝北大哭了三声，擦干眼泪，继续努力读书，没有回家。这一下可把他的老师曾参（孔丘的弟子）气火了，大骂吴起不把孝道放在眼里，以致把吴起开除了。

吴起摆脱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转向了法家，专门研究了三年兵法，逐渐成为新兴地主阶级著名的军事家。当时，齐国相田和发兵打鲁国。吴起向鲁君说：“只有用武力进行抵抗，打败齐国，才能确保鲁国的安全。”鲁君采纳了吴起的意见，派他为大将，带领两万人马去抵抗齐国。吴起当了大将，便在军中推行“以法治军”的路线，他大力鼓舞士兵英勇作战，按战功大小分别封官和奖赏，并给士兵的家庭以优惠的待遇。据传说，他还注意爱护士兵。这样，士兵们都愿意听他指挥，战斗情绪很高。当时齐强鲁弱，吴起根据这个情况，命令士兵坚守阵地，等待时机，不主动去跟齐国开仗。弄得田和摸不着头脑，又不愿待兵消耗，于是就派部下张邱以谈和为名，去侦察鲁国的兵营。吴起听到这个消息，把精锐的兵马隐藏了起来，让那些老弱残兵守卫军营。张邱到了鲁国军营后，吴起对他招待很好，对他很恭敬，并故意对他说，我虽然道德不高，到底也当过曾参的门生，学过仁义道德，大家都以“和为贵”，比什么都强。张邱回去后，报告田和说鲁国兵如何老弱无能，吴起又如何讲孔老二那一套仁义道德。田和信以为真，就打算第三天向鲁军发动总攻击。到了第二天，田和、张邱两个人正在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忽然听见战鼓咚咚，惊天动地，鲁国的兵马勇猛地冲杀过来。那些老弱残兵不见了，一个个全是粗壮的大汉和不怕死的小伙子。他们冲进齐营，勇猛战斗，吓得田和来不及上车，张邱来不及上马，其余的将官们还没穿上盔甲，军营就大乱了。有的被鲁国人杀了，有的被自己的人踩死了，也有的投降了。齐军死伤大半，逃回本国。

吴起明法打仗的胜利，使鲁国的儒生很害怕。他们在鲁君面前摇唇鼓舌，中伤吴起说：“我们鲁国这样的小国以打胜仗闻名，就会引起别国的不满和侵略”，要鲁君把吴起赶走。

吴起听说魏文侯准备变法，就去魏国，“为西河守，甚有声名”。最后到楚国担任宰相，辅助楚悼王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耕战政策，使楚国一度成为战国前期的第二国强国。

王

孔丘行“孝”奖逃兵

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见了敌人象老鼠见了猫一样。他跟着国君出去打仗，一上战场就调转屁股往回溜。三次战斗，三次逃跑。对这样临阵脱逃的人，理应给以严厉惩罚。但孔老二却很感兴趣，连忙登门拜访，问他道：“你为什么要逃跑呀？”那个人一看来的是专爱讲孝悌仁义的孔老二，便顺锣爬杆地说：“我不跑不行啰！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我战死了，谁来养他？我逃跑是为了尽孝呀！”孔老二听了连连夸赞：“好！好！你真是个大孝子。一个国家要兴旺，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便不辞劳苦地跑到鲁国国君那里，又添油加醋，按照他“孝慈则忠”的反动逻辑，把逃兵大吹一通：说这个人行孝道如何如何虔诚，做儿子能孝父亲，做臣子必定能忠国君，不会“犯上作乱”。在孔老二的“推崇”下，这个三次临阵脱逃的怕死鬼，反被重用，做了鲁国的官吏。

后来，韩非在《五蠹》篇中，用这个例子尖锐地批判孔老二说：如果都象这样，“国家不实行法治，军队不严明纪律，士兵打仗都往回跑，国家不就完蛋了吗？”他说，孔老二讲的那些孝悌仁义，实在是“亡国之言”。

“去兵去食”为“复礼”

一次，孔丘的得意门生子贡问他怎样办理国政，孔丘说：“足食，足兵，民信（指老百姓信守周礼）之矣。”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从这三项中去掉一项，那应先去掉哪一项呢？孔丘说：“去兵”。子贡又问：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应去掉哪一项好呢？孔丘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百姓不信守周礼，奴隶制国家就立不住脚了）。”很显然，孔老二“去兵去食不去礼”的实质，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耕战”政策，坚持“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子贡听了，连连点头。

后来，齐国要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听说后，又怕又气。怕的是百姓长期受“去食”的煎熬，粮缺兵弱，打起来准吃败仗；气的是齐国不讲儒家的“仁义”，不守“礼”教。这时，子贡自告奋勇，要求赴齐国说服齐人遵守“礼义”，“去兵”罢战。鲁国君转忧为喜，不做交战的准备，坐等子贡劝说齐国的好消息。子贡到齐国后，油嘴滑舌地推销“去兵去食”的“好处”，大肆贩卖用奴隶制的“礼义”治国的骗术。齐国哪里理采子贡这一套，按原计划出兵攻打鲁国。结果鲁军大败，大片土地被齐国占领，国界线甚至被划到距离鲁国都门只有十里的地方。